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二一回 聯美眷蕩子迷香 破溫柔滑頭潑醋

且說貢春樹自從到了上海之後，和金小寶久別重逢，自然的枕上風情，衾邊繾綣，比往常加了幾分。金小寶這個時候，本來除了牌子不做生意，便勸他索性搬到惠秀裡來住。貢春樹見金小寶雖然還有幾個熟客在他那裡來往，小寶卻不大應酬；更兼小寶的房間不止一個，便也樂得應承，夜夜偕香，朝朝倚玉，兩個人□相愛，百倍纏綿。章秋谷也常常的到金小寶那邊，和他們兩個人講講那些花叢裡頭的典故，堂子裡頭的事情，卻也並不寂寞。轉瞬中秋已過，又到重陽。露冷羅衣，風吹冰簟。章秋谷又回到常熟家裡頭去了一趟。只住了半個月，便又托著事故重到上海來。

貢春樹在金小寶那裡住了差不多兩個月，狠有些「此間樂，不思蜀」的意思。

這一天貢春樹飯後無事，便信步踱到馬路上來。轉過大新街，想要到久安里陸麗娟那裡去看章秋谷。正走過大觀樓門外，忽聽得樓上有許多人的聲氣在那裡紛紛擾擾的亂鬧亂嚷，又夾著有人哈哈大笑的聲音，也不知在那裡鬧些什麼。

貢春樹本來也是個少年好事的人，聽了樓上這般熱鬧，不知不覺的就想上樓看看是件什麼事情，便走上樓去。舉眼看時，只見有□餘個油頭滑腦的少年，都坐在靠著樓梯的幾張桌上，口中都在那裡夾七夾八的亂嚷；另有一個少年，低著頭坐在那裡不敢出聲。有一個滑頭滑腦的少年，頭上刷著一轉一寸多高的劉海發，身上穿著一件湖色縐紗夾衫、玄色實地紗馬褂，指著那少年的臉大聲說道：「你可知道圖奸寡婦是個什麼罪名？你好好的寫下一張伏辨來，我們便將就些兒放你回去。如若不然，我們就要對你不起，把你送官究治了！」那坐著的少年聽了，只是一言不發，連頭都不敢抬起來。眾人見他並不開口，便大家亂嚷道：「你不用在這裡裝聾做啞的，就是裝聾做啞也不中用！」又一個人大聲道：「你們不用和他講理，先把他送到捕房裡去押起來再說！」

那少年聽了他們說得這般利害，只得抬起頭來，正要和他們說話，卻一眼早看見了貢春樹，不覺喜出望外，連忙叫道：「春樹兄，你來得正好，請來和我評評這個理兒。」貢春樹聽了口音甚熟，就吃了一驚。連忙看時，原來果然就是他的兩姨表弟楊慕陶。貢春樹見了，便走過來，問他為了什麼事兒這般模樣。

楊慕陶正要開口，早見坐在他上首一個少年立起身來，睜開兩眼對著貢春樹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敢來管我們的閒事！快給我閉了嘴兒，不用多事！」貢春樹見他這樣的蠻橫無理，心上不由得就生起氣來，冷笑道：「我和他是親戚，問一聲也不要緊，何必做出這個樣兒來。」那個少年聽了，不覺心中大怒，搶近身來把貢春樹劈胸一推。貢春樹不曾防備，被他推了一個踉蹌，幾乎跌倒，心中□憤怒，只得說道：「好好的講話，怎麼平空就動手動腳起來，難道沒有王法的麼！」那少年聽了又喝道：「我就是沒有王法！你又怎麼樣呢？你再在這裡蠍蠍螫螫的，今天就打了你這個飯桶也沒有什麼希奇！」

貢春樹聽了不覺鼻端出火，心上生煙，正要發作，忽然轉一個念頭道：不好，不好，他們這般流氓都是些無法無天的寶貨，更兼他們人多，我只得一個人，吃了他們的眼前虧，卻到那裡去翻他們的本？只好暫時忍住了，去把章秋谷找到這個地方來，給他們一個利害，也叫他們曉得我不是個好欺的人。想著便忍氣吞聲，也不開口，回過身來往下便走。只聽得那一班流氓大家拍手笑道：「像他這樣的一個飯桶，也要想來管我們的閒事！」貢春樹雖然聽得，卻也無可如何，只得裝著沒有聽得的一般，往前急走，逕到久安里來尋章秋谷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楊慕陶是何等樣人？這件事情究竟是怎麼的一個緣故？待在下做書的慢慢的演說出來。原來這個楊慕陶本來是上海本城人氏，和貢春樹是姨表兄弟，卻生得目秀眉清，唇紅齒白，和貢春樹的面貌狠有些兒相象。上海地方本來是個繁華世界，極樂洞天，楊慕陶幼年喪父，沒有人管束他，成天成夜的只在嫖賭場中混攪。攪得久了，學著那一班滑頭少年的習氣，一天到晚只曉得到處看看女人，弔弔膀子，沒有一些兒正經事情。偏偏的這個楊慕陶又是個色中餓鬼，只要看見了個面貌好些的婦女，一定要千方百計、鑽頭覓縫的去轉他的念頭。以前章秋谷和貢春樹初到上海的時候，楊慕陶也同在一起吃過幾台花酒。後來秋谷見他滑頭滑腦的，滿嘴大話，一身油氣，覺得有些可厭，便不和他來往。楊慕陶見了秋谷卻倒□分敬重，加倍恭維。秋谷有些不好意思，便也只好淡淡的應酬應酬他。貢春樹聽了秋谷的話兒，便也和他不甚親熱。好在楊慕陶的朋友很多，也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，只顧忙忙碌碌的趕他自己的正經。到了夏天，也一般的同著一班朋友，天天坐著馬車到張園去乘涼，借著這個乘涼的名兒，施展他那弔膀子的手段。

這一天恰逢七月七夕，又正是禮拜，張園的園主人定做了幾套雙星渡河的燄火在園裡頭施放。這一天晚上的人果然來得□分擁擠，楊慕陶也同著幾個朋友同到張園。楊慕陶的意思，原不是專為要看燄火來的，便先往草地上四週圍轉了一回，仔仔細細的打量那班來的女客。覺得雖然一個個粉豔脂香，描眉畫鬢，卻都是些平常材料，沒有什麼出色的在裡頭。正要回身坐下，忽然鼻孔中間聞著一股素馨花露的香味，順著風直颺過來；接著兩個淡妝少婦手挽手兒的走過來，恰恰在楊慕陶身旁擦過。楊慕陶急忙仔細看時，只見這兩個人體格苗條，腰肢嫵娜；一身香豔，滿面春情。雖然燈光閃爍，又在樹陰底下，看得不很明白，卻覺得麵粉口朱，芳芳竟豔。

兩個人一面走著，一面低低的講話，也不知講些什麼。

楊慕陶見了這樣的兩個尤物，不覺筋酥骨醉，意亂神迷，不由的口中「吱」的一聲打了一個哨子。那兩個少婦本來低著頭走過去，沒有留神楊慕陶這個人，如今聽了這一聲哨子，自然不期而合的一齊都回過頭來。兩對秋波注在楊慕陶身上細細的一看，不覺也都呆了一呆，對著楊慕陶嫣然展笑。楊慕陶是個風月叢中的老手，見了他們這般模樣，便斜著眼睛瞟了他們一眼，把手中的一方白絲巾朝著他們輕輕的颺了幾颺。那兩個少婦見了，又是微微一笑。轉過身來走到草地，揀了一個僻靜些兒的地方，兩個人雙雙坐下。楊慕陶不分好歹，跟在他們身後，也緊緊的靠著他們兩個的身旁揀張椅子坐下。

那張園到了夏間放燄火的時候，便把桌子、椅子，都搬在安壇第外草地上，預備來的客人好坐著看放燄火。那草地上沒有燈火，都是黑沉沉的。雖然有一兩盞電燈，卻也照得隱隱約約的不很清楚。楊慕陶趁著這個當兒，涎著臉兒便和這兩個少婦說話。一面說著，卻覺得心上突突的跳，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。那兩個少婦起先只微微的笑，不去理他，後來也漸漸的回答他一兩句。

一回兒放起燄火來，那明火的光芒，照耀得滿園裡就如白晝一般。楊慕陶趁著這個光線，又細細的打量這兩個少婦，越顯得山眉水眼，粉頰香肩，腰細驚風，鬢低斂霧。兩個少婦見楊慕陶細細的看他，便也抬起兩雙俊眼，也細細的看楊慕陶。

男看女如出水芙蓉，女看男如臨風玉樹。三心相印，六日偷窺，三個人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竟看得呆了。連那放的燄火是怎麼的一個樣兒也沒有看見。

那兩個少婦坐了一回，和楊慕陶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兒，立起身來先走。楊慕陶慢慢的跟在後邊。這也總算是楊慕陶的修來夏福，左擁右抱，一箭雙雕。雙開姊妹之花，並織鴛鴦之錦。這些蝶襲的事情，在下做書的也不來細細的說他。

只說楊慕陶自從那一天以後，知道這兩位寶貝就是那位江西巡撫康己生康中丞的堂房妹子，上海灘上有名的康姑太太，心上□分得意，差不多天天都在張園裡頭和這兩位康姑太太相會。到得後來，索性明目張膽的三個人同坐一車招搖過市，連人也不避了。

就是這樣的過了幾時，這一天，楊慕陶同著這兩位康姑太太在小房子裡頭過了一夜。直到明天□二點鐘，三個人方才起身梳洗。猛然聽得外面人聲嘈雜，有幾個人在外面叩門，叩得那門上的聲音就如擂鼓一般。康姑太太叫過大姐下去問時，外面只說我們有要緊事兒來請楊少爺的。那大姐聽了，便把門開了讓他們進來。那知剛剛把門開得一扇，門外早擁進七八個少年男子來，身上都是長袍短褂的穿得□分齊整。擁進大門，不由分說一個個就往樓梯上跑。那開門的大姐見了他們這樣，知道事情不好；連忙要想攔住他們，那裡攔得住！只急得那大姐口中亂叫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一班少年男子早走上樓梯，闖進房間。楊慕陶出其不意，那裡躲閃得及！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兩個人正在對鏡梳頭，一眼就看見了這幾個人走進房來，心上吃了一驚，不由的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得。這一班少年男子裡頭，有兩個為首的對著康姑太太冷笑一聲。正是：

名花並蒂，猖狂昨夜之風；翡翠雙棲，惆悵三珠之樹。  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文交代。